北京是最后一站，下火车的时候，除了车票和门票的预算，我全身上下就剩几百块钱了。一个小时后我和室友去西单逛街，然后这几百块钱也没有了。

但北京的朋友们很爱我，在穷到狗都嫌的情况下，我在这里吃香喝辣了六天才离开。

行李放在室友家，人住在大学同学的工作室里，热水空调小沙发，唯一难受的是没有拖鞋。

到的这两天是周末，室友陪我去了798、南锣鼓巷和后海，感触颇深，大致有两件：1.没钱不要去；2.新鞋很打脚。

6月26日，我问给我提供住处的同学有没有时间带我去逛逛，他豪气万丈地答应了，让我心里十分有依靠感。

结果我们前门大街的地铁站旁徘徊了半个小时，找不到过马路的方式。

我们分别问了一个保安一个地铁站工作人员和一个兵哥哥，但还是过不去。

男生路痴成这样有点超乎想象，六月末的太阳晒得人跳脚，最后我们放弃了过马路，打的去了东交民巷。

三点左右他有事回了工作室，我去找了一个刚来北京没多久的朋友，等她去吃下班羊蝎子。

去的路上我们发现了一家很正宗的北京小吃店，确认过眼神后我们立刻手挽着手进去了，兴致勃勃地把没听过没见过的都点了一遍。

把所有的东西都尝过一口后我们陷入了沉思。

“这个豆汁。。”

“这个面茶。。”

“这个咸菜。。”

“我们走吧。”

“好。”

之后又路过一个麦当劳甜品站。

她说：“我想吃冰激凌，你吃吗。”

我：“刚刚才吃了点心，等下还要吃羊蝎子，吃得下吗还吃。”

我：“吃。”

拿着两个麦旋风上天桥的时候，我突然感慨万千：“上个月你还在新余帮我拍小电影，现在我们居然一起走在北京的大街上，好不真实啊！”

她沉默了一下：“你都把脚架在我们会议室的桌子上吃鸡排玩手机了，你跟我说不真实？？”

到了羊蝎子店，我们果然吃不下，但是她不服气我的骨头比她吃得干净，胜负欲让我们又多吃了几块，然后剩下的全部打包给了工作室的同学。

第四天，我是北京唯一一个闲人，一个人趿拉着新鞋去了故宫，感觉自己是刚长出腿的美人鱼，步步走在刀尖上。

其他都还好，刚刚好的孤独带来刚刚好的高冷，刚刚好的风景是刚刚好的文艺。背了相机去，但累得一次没有拿出来。

结果一个人坐公交回去的时候，我差点哭了。

那个时候天已经黑了，公交路经一栋通体绿光的大楼，美得像梦一样。突然，被草原大风吹走的抑郁似乎又回来了，数日的骄阳和疲劳赐予的丑陋、自798开始不断堆积的自卑被这美艳的绿光照得越发强烈。

无能总是被一些突然出现的优秀映照得狼狈不堪。这样的觉醒让我难过极了，但是我太累了，没有力气哭出来。

6月28日，第五天，晚上九点半，和两个姑娘吃完饭走在散伙的路上，重逢的气氛还很热烈，我突然看到百米外一辆公交开进了站。

那是我回去的车，很可能是最后一辆，我撒腿就跑，手里还扯着三个砰砰打架的氢气球。

“这是我的车！我要走了！再见！”我嘴里喊。

道别的话没有好好说，一个拥抱也没有，上一秒凑着脑袋说的闲话不记得有没有说完，我竟然就这样跑了。

我想停，但是没有错过末班车的勇气。

她们对我的自理能力有习惯性担忧，追在后面喊：“方向是对的吗！看看方向！”

三个气球和沉重的相机让我无比笨拙，凭直觉感应了一下方向后，我说：“对的！对的！”

上车的时候我侧头看她们：“拜拜！”

她们还在喊：“方向！方向！”

我砰砰砰地走进车厢里，她们也跑到了站台，朝我挥手。

好在还有挥手的机会，我用力挥了几下，车立刻开走了。

我坐下来，为着这再坏不能的分别，失落极了。

6月29日，最后一天，我和新鞋终于磨合了。帮同学贴发票贴到了十一点，然后我和他说我要走了，他头也没抬地说走吧。

我牵着三个气球磨磨蹭蹭挪到门口，关门的时候又把头探了回去：“不送我吗？”

他一副我就知道的样子起身了。

我甩着三根的绳子砰砰砰地走在路上，气球带来的少女情怀令人愉快。

快到公交站的时候，他突然说：“快，648来了。”

又是这样。

我紧跑两步，看到了被柱子挡住的648，只好仓促地说：“那我走了啊。”

他在身后说：“好，拜拜。”

上了车转过身，看到他在车站朝我挥手，车子很快开动了，我急忙伸长手去，不知道他有没有看到。

坐在公车上，我想，此次一别，真不知何日再见。

下午去找了室友，一直待到要赶去火车站的时候。

“抱。”我说。

她不肯：“好热”

这是我告别的仪式，我抓着她不让走，结果她猛地地抓了下我的胸，然后我们在街边打了起来。

“路上小心。”她说。

“那我走了。”我说。

实在装不下，只能把刚合脚的新鞋扔了。从室友家收拾好行李出来时，我竟然没有觉得自己落了东西。

这是一个很厉害的强迫症，大学毕业回家之后，我一直觉得自己落了东西，导致半年里一直在做回学校找东西的梦。

带着这么利落的心情，我背着那个我以为会更轻结果重得像一座山的包去坐车。路过那家室友带我吃接风饭的餐厅时，门口的音箱大声地唱着：

太阳下山明早依旧爬上来

花儿谢了明年还是一样开

美丽小鸟一去无影踪

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

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

火车开动的时候，我终于意识到，我觉得每一个离别都不圆满的原因。与公交无关，与仪式无关，与烤鸭无关。对于离别而言，似乎没有圆满一说。

我要走了，我会想念你，漫长而遥远的未来，不知我们会在哪一日重逢。

这是离别的心情。

六月三十日，我自北京转至南昌，逗留一日后，于晚上九点回到了新余。